

林燕译

叹息桥

Richard Russo

[美] 理查德·拉索 著

BRIDGE OF SIGHS



013037562

叹息桥

BRIDGE OF SIGHS

Richard Russo

I712.45
1730

[美] 理查德·拉索 著

林燕 译



I712.45
1730



北航

C1645243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6055

Richard Russo

Bridge of Sighs

根据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2007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叹息桥/(美)拉索著;林燕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155-3

I. ①叹… II. ①拉…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7570 号

责任编辑 马爱农 姚翠丽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校对 李 雪

责任印制 李 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字 数 492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9.75 插页 3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155-3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伯曼大院	1
全是蠕虫	37
有固定路线的人	59
当胸一击	95
艾吉小店	105
分界街	137
讣告	152
爱情	166
表面价值	202
越线	251
鬼魂艾吉	299
回家	311
梦见了鱼	344
叹息桥	376
各色人等	382
劳动节	403
冬天的鸟	425
大教堂	453
激情曲线	488
爱情	544

蓝色的门	551
家	595
终点	610

伯曼大院

先说事实吧。

我叫卢易斯·查尔斯·林奇,六十岁。在这六十年里,有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我是同一个可爱女人的虽然不那么刺激但忠实的丈夫。我还是我们儿子欧文的慈爱父亲,但欧文本人现在已经长大,结了婚。他们夫妇没有孩子,而且,唉,这种情况可能会这样持续下去了。我结婚不久时,本来还可能有个女儿,但妻子怀孕到第四个月,出了一次车祸,流产了。那是老早以前的事了,但莎拉依然想着那个孩子,我也一样。

关于我的生活,或许最不寻常之处,就是我始终住在纽约上州的同一个小镇,现今这年头儿,此类事情已经闻所未闻。妻子的父母在她幼年时迁到这里,所以她对此前托马斯顿的事情记忆不多。她的情况与我大致相同。有些人听说我们的生活空间如此狭小,简直无法掩饰为我们感到的那份儿懊丧,仿佛因为地理上的局限,经历只怕不可能丰富,也不可能令人满意。当我向他们保证其实两者都存在的时候,他们的笑容表明,我们是天生的自欺欺人,只想用这种方式弥补我们没体验过的东西。我提醒这些人,直到前不久,人类绝大部分还都受到完全同样方式的限制,生活还可能囿于其他许多因素:匮乏、疾病、无知、孤独和没有信仰等等。不过,我的妻子若是嫁给别的什么人,会旅行得更多,这倒可能是事实。

我不想成为漂泊者，确实如此，如我刚才所说，一个不刺激但忠贞不移的伴侣。她听过我关于待在一个地方的所有论点，哲学的和其他的；在她脑子里，这一切不过是我天生的气质使然，是对惰性的自我辩解而已。也许她是对的。尽管如此，我并没觉得莎拉对我们的婚姻不满意。她爱我和我的儿子，而且我觉得，她也爱我们的生活。不久前，她曾向我肯定过这一点，那时她有可能死去，我担心得要命，问她是否后悔我们共同建造的简单生活。

我们的节奏从来没有很快过，最近更慢了下来，但我希望这样想：我们没有周游世界，真正的原因，在于托马斯顿本身就丰富多彩，而且需要人付出很多。除了从我父母那里继承的街头小店外，我们现在还拥有并经营另外两家便利店。我儿子挖苦地称它们为“林奇帝国”。虽然店铺的经营没到应付不了的程度，但它们却耗时费力。每一个都像宠物一样拒绝管教，但你不管它，它又恨你。除了为它们费神外，我还在许多，事实上是太多的委员会任职，结果闹得我晚年得了个绰号，叫“市长先生”，这是人们赞美我的公民意识，但我也清楚，话里不免带有嘲讽。莎拉认为，人们利用了我的好脾气，因为我愿意倾听别人讲话，即便他们明显已经没话可讲。她担心我晚上常常回家很晚，然后情绪不佳，这当然是因为，市里可分的蛋糕年年缩小，而我们社区的需要却在持续增加。关于如何支出愈来愈少的资产，每年的争论变得愈来愈没教养，愈来愈不尊重人。妻子认为，现在该由年轻人来肩负他们的一份责任了，更别提出勤作假的事情。原则上，我衷心同意她的看法，但实际情况是，我刚从一个委员会辞职，就经不起劝说，又去参加了另一个。而且莎拉不是该说这种话的人，因为直到最近生病之前，她自己也在众多董事会和发展委员会服务。

尽管如此，过不了很久，我们成年生活的既定节奏还是要被打乱，原因是，虽说我愿意待在家里，我们，我和妻子，很快就要出门旅行了。我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来为这一巨变做准备，在精神上适

应失去我宝贵的日常生活——我称其为我的巡回路线，它几乎每天把我带到小镇的每个角落。我觉得，对一个生活方式如此固定的人来说，一个月的时间太少了，但我对一切计划都表示同意。我去拍了护照像，在邮局填了申请表，把所有必需的文件寄给国务院，所有这些都是妻子和儿子警惕的目光下进行的，他们似乎认定，我一辈子厌恶旅行，真有可能去破坏我们的计划。欧文尤其坚持对我这个父亲的苛刻看法，仿佛在他母亲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还会拒绝她什么。“对他留神点儿，妈，”他劝她，眯缝着眼睛，用我希望是假装的怀疑看着我，“你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意大利。我们要去意大利。罗马，然后是佛罗伦萨，最后是威尼斯。

我刚表示同意，我们就被放逐到了导游书的汪洋大海中。妻子像个疯婆子一样研究起这些书来。“Aqua alta”，昨晚她在终于关灯后说，声音在黑暗中显得又近又私密。她摸到我的手，在被子底下轻轻捏了一下。“在威尼斯，有种东西叫 aqua alta。高水位。”

“多高？”我问。

“淹没 Calles。”

“什么是 calles？”

“你要是看点儿东西，就会知道，在意大利，街道叫 calles。”

“我们中有谁需要知道这个？”我问她，“你也去那里，对不对？我又不是一个人去，是不是？”

“aqua alta 厉害时，整个圣马可都在水下。”

“整个教堂？”我说，“那得有多高？”

她大声叹了口气。“圣马可不是教堂。是广场。圣马可广场。你需要我给你解释广场是什么吗？”

实际上，我知道 calles 是街道，也并非真的需要人解释 aqua alta 是什么。我对意大利故作无知，不过是为了逗她，这很快成为

我们之间的一种游戏,而且是我们两人都喜爱的游戏。

“我们可能需要靴子。”妻子试探着说。

“我们有靴子。”

“橡胶靴。aqua alta 靴。听起来像报警器?”

“你没有合适的靴子,它们就会响警报吗?”

她在被子底下很快踢了我一脚。“为了警告你。高水位来时。所以你得穿靴子。”

“有谁会那样过日子?”

“威尼斯人。”

“也许我就坐在车里,等水退下去。”

又是一脚。“没有车。”

“对,没有车。”

“卢?”

“没有车,”我重复了一遍,“明白了。calles 是街道。但 calles 上没有车,一辆也没有。”

“鲍比没有给我们回信。”

我们的老朋友。从高中三年级起,我们的第三火枪手。很早很早以前就离开了我们。其实她不必告诉我没有得到回信。“也许他搬家了。也许他不住在威尼斯了。”

“也许他不愿见我们。”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愿见我们?”

我能感到妻子在黑暗中耸耸肩,觉出我们之间的那种游戏感开始消失。“你的故事写得怎样了?”

“挺好,”我告诉她,“我已经出生了。编年史的手法最好,你不这么认为吗?”

“我以为你在写托马斯顿的历史。”她说。

“里面有托马斯顿,但也有我。”

“那我呢?”她说,又拉起我的手。

“还没你呢。我刚是个婴儿。你还在下州。看不见，想不到。”

“你可以瞎编嘛。说我住在隔壁。那样我们就一直在一起了。”又开始开玩笑了。

“我想想吧，”我说，“但原来真住在隔壁的人就成了问题。我必须逼他们搬出去。”

“我可不想让你这样做。”

“真想瞎编一下。”我承认。

“编什么？”她打了个哈欠。我知道她一两分钟内就会睡着，平静地打鼾。

“所有的事情。”

“卢？”

“什么？”

“向我保证，你不会着魔。”

确实，我容易着魔。“不会的。”我向她保证。

但我并不是妻子警惕着魔的唯一原因。她父亲曾在高中教英文，每年夏天都写一部小说，写到最后，小说膨胀到一千多页，还是单行间距，而且仍然看不到结尾。我本人更喜欢读篇幅较短的东西。最近是讣告。我早上一边喝咖啡，一边读讣告，直接就翻到报纸的那一版，这让妻子很不安。但这是因为过了六十岁，是不是？死亡不是着魔，而是现实。上个月，我读到一个人的死讯，此人的生活从小就与我纠缠在一起。他也是死于车祸。我偷偷把它塞进信封，那信封里装了妻子给我们的老友鲍比的信，宣布我们将去旅游。鲍比会清楚地记得那人。我觉得，讣告与其说是关于死亡，不如说是关于生命的奇特轨道，死亡让我们看到了它的模式。到了六十岁，这些模式很重要。

“我在想，五十页应该够了。顶多一百页。我已经想出标题了：枯燥无比之故事。”

她对此没有反应，我瞥了一眼，看到她呼吸变得很有规律，眼睛已经闭上，眼皮一眨一眨的。

当然，鲍比很可能不想见我们这两个他最老的朋友。莎拉提醒我，不是每个人都像我那样珍惜往昔。迷恋往昔，她无疑是这个意思。热爱往昔。为往昔而烦恼。谈话中提到往昔而没有适当的过渡。如果我当年像母亲热切希望的那样念完大学学位，它就会成为历史，也使我有足够的理由如此酷爱回顾往昔。但是鲍比十八岁就逃离了我们的小镇、我们的州和国家，他可能并不想沿记忆的小路徜徉。在整个欧洲生活了一圈之后，他很可能早已忘记了他所逃离的一切。我可以戏称我的故事为“枯燥无比之故事”，但是对鲍比那样的人来说，这与真理，相距或不太远。我可以回头看我与他的通信，但我觉得，我知道里面能有什么——礼貌地感谢我寄给他任何东西：我们两人小时都认识的什么人结婚了，或者离婚了，或者被捕了，或者被诊断出患了什么病，或者死了。但仅仅是感谢而已。他在答复我的满篇消息的信时，从来不要求更多的消息，也不说“你有某某人的消息吗？”这类话。但我仍然相信鲍比会高兴见到我们，我和妻子对他来说，还没有变得不相干。

为什么不承认这一点呢？我最近常常想到他。

我的父亲名叫卢易斯·帕特里克·林奇——他的朋友叫他卢大个儿。我在接受洗礼时，被命名为卢易斯·查尔斯。查尔斯是我外祖父的名字，他们是想让别人也叫我卢，但我一辈子都被人叫外号，那是从我第一天去上卡尤加小学的幼儿园时开始的。文森特小姐的名单上有学生们的名、中名的首字母和姓氏。如果第一天早晨，她点名时念的是卢易斯·查尔斯·林奇，我想自己的童年会完全不同，但即便她不出错，早晚也会有人出错。她认识我父亲，你不能怪她假设我也叫卢，而且如果她说“卢·林奇”，一切也不会有问题。但出于某种原因，她选择把我中名的首字母念了出

来。卢·C·林奇,她是这样点的名。她念完后,我举起手。别的孩子扭过头来看我,我从他们迷惑的眼神中看出有什么事不对头,却只有我一个人不明白。即便这时,倘若文森特小姐只是看见我举了手,但只管继续念她的名单,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問題。但她停了下来,耳朵注意到眼睛错过的东西,就在她迟疑的那片刻沉寂中,有人问道:“他难道叫露西^①?”

放学后,我告诉母亲大家如何嘲笑我,一整天别人都叫我露西。她点点头,叹了口气,忧郁地承认:“小孩子真残酷。别让他们知道这伤了你的心,他们会忘掉这件事的。”

“怎样?”我问,意思是怎样才能不让他们知道。

“和他们一起笑。”她建议。

她一定怀疑对我来说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父亲一定也知道这一点,因为晚上我告诉他这件事时,他的眼睛里立刻溢满了泪水。“卢,看在上帝的分上。”母亲看到这情景时说。我不知道他是伤心我第一天上学就遭受如此嘲弄,还是感到内疚,因为他和母亲给我取名时,都没料到可能发生这回事,还是说他清楚母亲不清楚的事情,即我的同学永远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厌倦这个玩笑,我一辈子都会给人叫做露西。后来的情况就是这样。

纽约州的托马斯顿是一个你从没听说过的地方,除非你喜好历史,迷恋艺术,或者研究癌症。这个小镇以托马斯·惠特科姆爵士的名字命名,他是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时的名人。我们这里出的另一个名人,是画家罗伯特·努南,他在托马斯顿长大,刚满十八岁就离开了,成年以后一直在欧洲。

要么,如我所说,除非你从事医学研究,否则是不大可能听说过托马斯顿的。如果你从事医学研究,你可能会记得多年前的那个研究,只为解释我们的癌症统计数字为何总是偏离人寿保险死

^① 露西是女孩的名字。——译注

亡率统计表。正如我们大家怀疑的,罪魁祸首是过去四十年来封锁了这些数字的那个老旧的制革厂,它把染料和化学品倾泻到卡尤加小河,小河蜿蜒流过托马斯顿的大部分地区,最后流入小镇以南五英里的巴奇运河。我的整个青年时代,卡尤加的河水都在不断变幻颜色,全看当天用的是什么颜色的染料。对那些熟悉历史又对隐喻敏感的人来说,红色,当然是最骇人的。历史学家会回顾,我们不起眼的小河在阿迪朗达克的源头,是独立战争开始前那年发生的卡尤加屠杀的现场。出于某些原因,而这些原因大多因时间而模糊,一群莫霍克人受当地亲英分子的煽动,偷袭了一队从当时荷属阿尔巴尼出发去蒙特利尔的士兵。伏击完全出人意料,几小时内,有两百人遭屠杀。根据当地的传说,由于流了那么多血,从阿迪朗达克流淌下来的卡尤加河水变成红色,流过南边的农田,一路流到阿尔巴尼,虽然这说法的最后一部分可能带有政治性。

有人说,老制革厂的厂主灭绝了一条活生生的小河里的一切,毒害了沿岸的人民,应该被送进监狱。他们可能说得不错,但应当记住,也是这个制革厂,一百多年来维持了我们的生计,让卡尤加河水每四五天就变成红色的那些染料,也把面包和肉放在我们的餐桌上。我小时候,人们怕的只是河水不改变颜色,因为那意味着裁员和艰难时刻的到来。然而,尽管不承认,人人都提防这条小河,那些有钱人,造房子时远离河岸。癌症研究报告的发表,仅仅加强了我们共同的智慧:越靠近卡尤加河,越可能罹患癌症,甚至最稀奇古怪的癌症,病例都多得出奇。

支撑我们生计的正是毒害我们的东西。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又有谁没有考虑过这一可怕的可能性呢?

虽然新世界最初的某些财富就产生在我们这个河谷,今日的

托马斯顿却是个穷镇。如同古高卢^①，托马斯顿也分为三部分，但它们绝非是平等的。最大的两个区分别坐落在分界街（如果你能相信）的两侧。我在东区度过大部分青春岁月，它是中产阶级下层的居住区，西区则是工业区和穷人住的地方。托马斯顿少有的几家黑人住在西区称为希尔山的地段。根据我的调查，他们都不是惠特科姆大宅里奴隶的后代，不过托马斯爵士如许多亲英分子一样，确实拥有过奴隶。我们这里黑人家庭的祖先，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刚刚从南部和中西部迁来的。

托马斯顿的第三部分——伯若区——坐落在东北部，毗邻东区和惠特科姆公园，就地理面积和人口而言比东区和西区小，但我们拥有的一点财富，都集中在那里。毋庸置疑，在这里，你能找到托马斯顿乡间俱乐部，以及我们镇里最漂亮的公园，后者是夏日音乐会的所在地，还有最好的小学（托马斯顿的孩子们从来没有校车）。伯若区的街道宽阔，两旁树木成行。我们的房子离马路很远，草坪修剪齐整，多数都靠我们自己的劳作；老人雇邻居的孩子夏天割草，秋天耙树叶，在上州漫长的冬天里铲雪。伯若区的人行道很平坦，因此孩子们在上面骑自行车和滑旱冰都不会摔伤。我们小时候，骑自行车可没在意过安全问题，夏日里所有男孩都穿短裤，骑车时也不穿上衣，有时还光着脚丫。从车上摔下来，膝盖、胳膊肘和前额都会流血。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们这些伯若区的父母不会让孩子们受我们当年的刮伤和擦伤，我们让孩子戴上高科技头盔，再加上霓虹灯色的护膝和护肘。我们也不在乎是否会有来自不那么富裕的西区 and 东区的孩子笑话他们。我们有钱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于是我们就这样做了。

伯若区的居民大多是新教徒，政治上保守，是托马斯·惠特科姆爵士那样的亲英分子的后代，他们在我们的河谷定居下来，修建

^① 罗马时代西欧的一部分，包括现在的法国、卢森堡和比利时。——译注

了大宅。他们忠于乔治王,如果他们得势,即使不是全美国,他们也会让整个阿迪朗达克区保存下来,作为英国贵族的大猎场。我岳父曾说,小镇的领导人不该决定恢复大宅(当地对托马斯爵士豪华宅邸的称呼)昔日的辉煌,而应铲平它,在上面建一家减价店。但他是个满腹牢骚的人,多数见解都很偏激。无论如何,那时的大宅已经是个空壳,多年前的一场大火把它烧得只剩下地基了。

我们伯若区的居民虽然在人数上少于东区和西区的天主教徒和注册民主党人,但小镇总是由一位共和党人做市长,被下州的自由开明派认为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地方,不屑于在我们的地方电视上浪费很多竞选经费。我是在东区长大的孩子,总是疑惑为什么选举中少数会胜出多数。父亲解释不了这个问题,除了说事情从来如此。而母亲却知道为什么。原因在于手指甲。伯若区的人手指甲干净,因为他们从来不把它们弄脏,而西区人指甲太脏了,日复一日,从来没有完全干净过,最后他们也就不再费力。母亲说,我们这样的东区人虽然也辛勤劳作,但天性使然,非得要用粗毛刷子和肥皂拼命刷自己,直到刷得流血,这样我们的指甲就像那些自始至终从没脏过的人一样干净。她解释说,这是人的天性。你不会认同那些比你差的人。如果可以,你会同那些比你富有的人打交道,希望有一天你自己也变得富有。她宣称,明白了这一点,你就明白了美国,而不仅仅是托马斯顿。我问她是不是从来如此,她张嘴想回答,却又闭上了。“二十年后我来问你这个问题怎么样?”她提议。我颇有兴趣地同意了,很喜欢这个主意:二十年后我可能聪明到能够想出她想不出的答案。于是我们定了日期,发誓不忘记,但当然,我们忘记了。

我们现在住在伯若区,而且已经住了很多年,但我怀疑托马斯顿还有人会比我们夫妇更加民主和平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本人在东区和西区都有财产,足迹遍布全镇,而且我一辈子走遍了托马斯顿的大街小巷。即便现在,我每天也要至少走上一小时,经过

托马斯顿不同的街区，人们认识我，我希望而且相信，他们都尊重我。“爸，有一天你会遇到自己在那里走来走去。”我们的儿子经常这样说，他同样从来都住在我们这个镇里。从象征意义上说，这话基本上是事实。在托马斯顿，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没留下我个人的记忆。

我承认，我遇到的走来走去的自己普通得几乎让人绝望。我身材高大，像父亲，这种相像对我来说从来都是快乐的源泉。我爱他的程度无以言表，即便是在他死后多年的今天，听到有人说他句坏话，我都会很伤心，更别提自己去说这种话了。但关于我们的相像，仍有一种甘苦相间的感觉。我认为自己是个有智慧的人，但我承认，这并不是我给人的一贯印象。人一辈子总会不经意间听到不少关于自己的议论，恍然得知，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与自己希望树立的形象之间，会有多大落差。我一向知道，自己的内心活动无法全部向外界表白，但也许所有人都是这么回事。谁不感慨自己未能得到充分理解呢？我生性羞涩，沉默寡言。别人常后悔急吼吼地发表意见，巴不得追回某些不友善和考虑不周的话，我却更经常遗憾自己没有把话说出来。更糟的是，这些遗憾累积起来，阻止了我的表达，直到最后堤坝决口，一些话莽撞地冲口而出，所评论的东西却早已过时。结果人们在了解我之前，往往觉得我反应很慢，这一点我也是像父亲。

我不记得自己几岁时，第一次偶然听到有人管大个子卢·林肯叫“小丑”，我当时很惊奇，跑去查字典，相信自己在此之前误解了它的意思。这或许是我第一次认识到，刻薄能在人身上藏得多深，面对刻薄，我们又是多么无助。无论如何，我注意到，最终慢慢喜欢上我的人似乎都为此尴尬，仿佛他们需要作出解释似的。虽然我得到了诚挚的、真正的爱，可能还超出了我理应得到的程度，但我一生中，父亲是唯一爱我又从不批评我的人，这也许是我无法批评他的原因。另一方面，我也是父亲的儿子：我们都是乐天派，

生来念念不忘上天对我们的恩宠。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上天给我们的一切,而不是他没给我们的,或者给了我们一段时间又拿走的。父亲直到撒手人寰,对自己的生活都很满意,何况他死时还那么年轻。现在我对自己的生活也很满意。

我是在托马斯顿长大的,最初的记忆却是与外祖父母住在一栋小房子里,小房子位于南边三英里地远的地方,后院的斜坡一直下到卡尤加小河。冬天树木变得光秃秃的时候,从楼上的窗子可以看到河水闪闪发光,但大人不许我去岸边玩。外祖父有辆汽车,早上我在与父母共住的卧室里醒来,外祖父和父亲已经上班去了。我隐约记得母亲对住得“膝盖碰膝盖”很不痛快,我们在攒钱,好在城里租一套自己的公寓。由于旁边没有别的儿童,我成了一个安静、孤独的孩子,母亲一心让我去城里上幼儿园和交朋友。她上过一年商学院,相信只要我一进学校,她就能找到一个簿记员的兼职工作。

我们没能攒很多钱,因为到我该去上幼儿园时,父母租的住处 在托马斯顿西区的伯曼大院。伯曼大院只有五栋建筑,街两侧各有两栋,另一栋是座三层楼,在平地的尽头,再过去就是斜向卡尤加河的陡坡。我记得总是弄不懂,它与我从外公家看到的竟然是同一条河,外公家对我来说仿佛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我的新卧室的窗子在房子背面,高得要命,我记得很怕从上面掉下去,然后滚下陡峭的河岸,落入河里。在我们街区,多数房子都是草草建成,几乎从建成那天起,就开始东倒西歪,烟囱裂了大缝,有的倒在隔壁邻居家歪斜的廊顶上。我还记得卡尤加河潮湿的化学味道,那味道总是弥漫在通往我们房间的过道里,不是暖气开得太足的公寓的味道,那里充满的是食用油和宠物待在室内时间太长而未洗澡的刺鼻味道。

父亲是送牛奶的工人。我们和外祖父母住在一起时,奶厂付